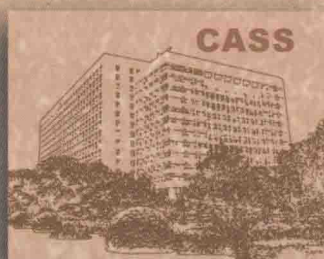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近现代汉语研究文存

陈治文/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近现代汉语研究文存

陈治文/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汉语研究文存/陈治文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4900-5

I. ①近… II. ①陈… III. ①汉语-近代-文集②现代汉语-文集 IV. ①H109.3-53②H10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0874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近现代汉语研究文存

著 者 / 陈治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薇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卫 晓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900-5

定 价 / 68.00 元

印 张 / 16.5

字 数 / 22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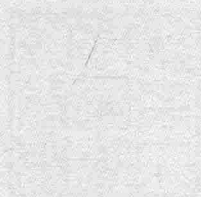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近现代汉语研究文存

陈学远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评《北京话语汇》	1
近指指示词“這”的来源	11
关于北京话里儿化的来源	17
《刘知远诸宫调》校读	23
“挥鎚自撲”校释	32
辨“眼辨”	46
敦煌变文词语校释拾遗	49
词语释义商兑	74
《敦煌变文集》校读小札	86
再谈“望空便额”里的“望空”	153
元代有指物名词加“每”的说法	160
东汉时的“這”不是指示词	165
敦煌变文释词商兑	168
《敦煌变文集补编》读后	180
重说“這”字来源兼谈“拓”字	190
繁台辨	196

释“额手”“额手称（相）庆”“以手加额”	203
----------------------------	-----

附 录

润物细无声

——先师丁夫子梧梓百岁冥寿纪念	216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十七章 否定	225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十八章 问句	237
教学普通话词语的一种活动和问题	245
论中学国文课本	250

评《北京话语汇》*

不论从研究普通话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研究汉语方言的角度出发，调查研究北京话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近些年对北京语音的研讨，已经有不少著作发表，但有关北京词汇、北京语法的著作，我们却很少见到。金受申先生编的《北京话语汇》最近出版了，这是值得欢迎的。正像编者在这本书前的《编写人的话》里说的，它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北京话的资料。

读过这本《北京话语汇》（以下简称《语汇》）之后，我们觉得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提出来向编者和读者请教。

本书名为“语汇”，可是什么是语汇，编者却没有说明。由编者说的“语汇虽然是北京专有，但属于名词的，不能算做语汇……”^①“北京语汇里，形容字是很丰富的……”^②“这是一句经常用的语汇，也是一句很古老的语汇。”（第10页）^③（以上着重点都是笔者加的）从这些话，就可以看得出来编者对语汇的认识是不

* 金受申编《北京话语汇》，商务印书馆，1961。

①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12页。

②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5页。

③ 页数前不注《编写人的话》，指《北京话语汇》正文的页数。下同。

十分清楚的。

这本《语汇》共有一千多条目。所收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北京语汇，编者没有正面的交代，只是说明哪些是不收的^①。除了合于编者所订的标准不收之外，北京语汇可以记录下来的，我们认为绝不会只有一千多条。焦菊隐改编的《龙须沟》（排演本）里的对话，用的是相当地道的北京话，我们翻了一下，发现像“保不齐”“嘎吧”“没辙”“磨不住”“磨烦”“认可”“说了归齐”“当是”“要不家”“一死儿”……这些眼面前儿的既不封建又不迷信也不村不俗什么的北京词语，这本《语汇》就都没收。大概可收而未收的想来还有很多。果真如此，条目的数量就显着有些不够了。这本《语汇》作为资料，还欠丰富。

另一方面，编者所规定的八条不收的标准，编者并没有能很好地完全遵守。例如“狗食”（第62页）是“下流骂人的语汇”；又如“怕怕儿似的”（第124页）（第二个怕字既然念婆，并且和婆也有关系，就该写作婆），从编者的解释来看，其思想性也不大健康（其实编者说这个语汇来源于旧社会儿媳怕公婆，并不一定对）。怕的是公婆，何以只提婆，不提公？“怕婆儿似的”大概来源于“怕老婆（妻子）”吧；再如“收因结果”（第149页）“不免有些因果迷信因素在里面”（既然北京人说“收因结果”，不知编者根据什么说它不通）。根据编者订的不收的标准，像这些条目都该删。以上三个条目都没有例句，大概正因为它们的思想内容不很好，不容易举合式的例子吧。

^① 见《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12页。

此外，《语汇》里的一些条目，像“背地里”“趁热打铁”“打发”“便宜”“有意思”“晕头转向”……在许多方言里都使用，这就不能算是北京专有的语汇了。作为北京语汇资料，这些似乎以不收为宜。

除了说明哪几个方面的条目不收之外，对这本书的本身（比方体例安排），并没有什么说明，这也是一点欠缺。《编写人的话》里所谈得差不多都是些语言学上的一般性问题，所涉及的有“地方话”“土语”和“方言”，“语汇”的形成，语音，记录口语用字，构词，规范化等问题。谈的方面虽然很广，可是每一方面都有值得商量的地方。

先看看编者对“地方话”“土语”和“方言”的解释：

“北京话”虽然是发音上大部分和“普通话”相同，但究竟本身是地方话，地方话就有它的土语、方言（严格说，土语就是方言）。什么是土语？土语就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懂，或懂一点也不肯说，说不出口的社会流行语言。什么是方言？就是有区域拘（局）限性的语言。^①

说“土语”就是“方言”，那何必还分什么“土语”和“方言”。对“土语”和“方言”的解释，跟一般的说法不同，编者这种解释似乎不够妥当。按编者的意思是可以这么说的：严格说，知识分子根本不懂，或懂一点也不肯说、说不出口的社会流行语言（土语），

①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1页。着重点是笔者加的。

就是有区域局限性的语言（方言）。要是真这么说，大概编者也不会同意的。

说“地方话就有它的土语、方言”，可以理解为地方话和土语、方言是包括和被包括的关系。可是编者又说：

现在，北京这种有区域拘（局）限性的方言，彻底消灭了。如果再说有方言，那就是整个北京范围的土语方言了。^①

这么一说，连“地方话”“土语”“方言”之间的关系也叫人弄不清了。前面说的“地方话就有它的土语、方言”就不一定对，不过还能让人了解编者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编者还说：“从这次编写‘北京话语汇’以后，我对方言这一名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②

下面再来看一下编者谈的规范化问题。北京有两个地名，用汉字写出来都是“大栅栏”，可是因为说的时候不同音，所以就能区别得开，知道指的是哪一个“大栅栏”。不过编者却说：

这种名词异读，不是什么大问题，慢慢就会规范出 dà zhà lán 来。^③

要是真规范出一个 dà zhà lán 来，说的时候就一定还得说明是前门

①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2页。

②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1页。

③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1页。

外的还是西长安街的 dà zhà lán，不然就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了。我们认为难得这么规范，规范绝对不是编者的这个意思。又，上述“大栅栏”似乎不能算名词异读。

《编写人的话》里其他一些问题以及文字上还有些可以斟酌的地方[比方：“另外，在四字成语里，很多把一七八不迭（叠）用，显示语汇的丰富，实在，这四个字的不同读声，也帮助了语汇的音节。”^①]，毕竟跟这本作为资料的《语汇》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就节省一些篇幅，不多谈了。

《语汇》的正文，也就是《语汇》的条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现在只就我们翻检到的举些例子来看一看。

《编写人的话》里说：“语汇虽然是北京专有，但属于名词的，不能算做语汇，所以也没有写入。”^② 编者没有说明属于名词的北京语汇不能算做语汇的理由，也没有说明不写入这本《语汇》的原因。且不论这么处理是否妥当，既然这么说了，就该本着所说的去办才对。可是事实上属于名词的北京语汇，编者并不是没有写入这本《语汇》里，而且写入的也还不是少数。例如 80~85 页共计收了 30 个条目，名词或名词性的条目却占了三分之一（“家当儿、家过老儿、假鼻儿手、假招子、讲究儿、浇裹、嚼谷儿、脚步儿、节骨眼儿、筋骨儿”）。又如 176 页共计收了六个条目，这六个全都是名词或名词性的条目（“小班大儿的、小的儿、小俚戏儿、小蒙蒙雨儿、小人儿、小小不言的”）。

选收条目也有问题，例如“兜着走”这一条说：“原意是……

①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 11 页。

②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 12 页。

转为负责任的意思。”（第45页）（按：这个解释也还是可以商量的。）例句是：“这件事，要是出了楼（娄）子，你可吃不了兜着走。”由例句看，好像“吃不了兜着走”合在一起才有编者说的“负责任的意思”。平常我们很少听人单说“兜着走”的，差不多总是“吃不了兜着走”连在一起说。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兜着走”作为一个条目是不合适的。

上面例句里的“楼（娄）子”是什么意思呢？《语汇》里有“楼子”这个条目，注云：“见‘捅楼子’条。”（第104页）“捅楼子”条说：“……楼子是含有空中楼阁，事情架空的意思。”（第163页）对“楼子”既有解释（这个解释并不妥切），同时“楼子”也并不是非跟着“捅”不可（“出楼子”可以说，“惹楼子”也可以说），这样，就应该把“楼子”作为主要条目。要表明跟“楼子”搭配的能有哪些动词，可以在“楼子”条中举例说明。

“俩钱儿”条的解释是：“形容钱不多的意思。”（第100页）在北京“俩”加在名词之前（俩朋友、俩字儿、俩蚊子），都可以有言其少的意思。如果“俩钱儿”出条，“俩朋友、俩字儿”……就也该出条了。由此可见“俩钱儿”作为一个条目处理是不妥当的。

“往里傻”条说：“形容人表面浑实，实际是很聪明。例如：‘他傻？他往里傻不往外傻，多么难揼咕的活儿，到他手里一鼓捣就行。’”（第169页）由例句看，“往里傻”并不单说，是连着“不往外傻”一起说的。因此“往里傻”不宜作为一个条目，该出条的是“往里傻不往外傻”。

条目的解释问题比较多。话说得不清楚，因而不容易明白解释

的意思，例如“死”条下附的“撻条货了”条说：“条货说的是猪肉，人如果是撻条货了，不就是没了生命，只剩下了肉体，等于猪肉了吗！”（第153页）这个语汇的确实意义还有待研究，可是如果照编者的解释来看，就是说，尸体等于猪肉，这岂不是笑话！又如“熬过来了”条说：“说一个人经过苦难，终于走向了光明。……例如：‘我千辛万苦，到底熬过来了，重新见了光明。’……”（第3页）“走向了光明”的说法很不妥当，在苦难之中不见得就不光明，而经过苦难也未必一定就走向了光明。

解释里用了比较土的话，而所用的土词土语又没有出条，因此解释的意思是不好懂的，例如“奥（熬）过觉去了”条说：“把该睡觉时候的睏（困）劲儿，差忽过去，不再睏（困）乏。”（第3页）这里的“差忽”，就该出条。又如“揣着明白说糊涂”条（第26页）和“装憨儿”条（第208页）的解释都是“装傻的意思。”这两条里的“装傻”，也该出条。

解释不完备的，例如“熬出头来了”条说：“忍耐、等待、挣扎叫熬。例如……”（第3页）这里只解释了“熬”，并没有解释“熬出头来了”。又如“臭了街”条说：“臭是满了的意思。例如……”（第24页）解释的不是“臭了街”，只是“臭”。“臭”似乎也无“满”义。

解释的词性和例句里也有矛盾，例如：“啖儿”条：“遇见障碍的意思。例如：‘我背书背的挺熟，只打了一个啖儿。’又如：‘他跑着跑着，一个啖儿就摔倒了。’又如：‘……总是碰见啖儿。’又如：‘……又吃了啖[按：“啖”后落了“儿”]了。’”（第11页）解释是动词性的，例句里的用法是名词。又，“啖儿”只注了

“bénr”一种说法，好像还有“bēnr”的说法，应补。又如：“戛（嘎）搭”条：“空敲剪刀的声音。例如：‘小四儿，没事别戛搭剪子。’”（第56页）解释是名词，例句里的用法是动词。再如：“浇裹”条：“办一件事的总费用。例如：‘办这场晚会得浇裹二百块钱。’……”（第83页）解释是名词，例句里的用法是动词。

解释不妥当的，例如“棒”条：“北京人形容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总用‘棒’字来形容，例如：‘这个小伙子真棒。’……”（第9页）形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怎么样，没有说。其实北京的“棒”所形容的并不只限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的范围很广。又如“背地里”条：“不当着人面做的事，说的话。例如：‘这个人，背地里从来没做过亏心事。’又如：‘不许背地里说人坏话。’”（第10页）解释里的“做的事、说的话”应删。又如“死眉瞪眼”条：“形容或讽刺一张画、一件艺术品，甚至一个东西没有生气，不活泼。例如：‘这张画，我怎么看它怎么死眉瞪眼的。’又如：‘这屉（屈）馒头，蒸得怎么这么死眉瞪眼的，一点儿不发势。’”（第155页）画儿和馒头如何会有生气？怎样才能活泼？

条目的音和字也有问题，例如“板儿平”条：“形容东西平正。……北京口语形容平、直、亮，都用‘倍儿’，如‘倍儿平’、‘倍儿直’、‘倍儿亮’，倍儿的含义，自然是加倍的意思，但原来是由板儿转来的。”（第9页）既然口语是“倍儿”，为什么不用“倍儿”作为条目？“板儿平”为什么不写成“倍儿平”呢？何以知道倍儿是由板儿转来的？“板儿平”条的解释也有问题。同页的“棒”条说：“……在青年群众中还流行说‘倍儿棒’，意思是加倍的棒。”由此可知“倍儿”所形容的不限于“平、直、亮”；既然如此，说

“倍儿”原来是由“板儿”转来的也就大可怀疑；同时也可以知道“板儿平”是“形容东西平正”的说法不完备，而应该是“言其非常平正”（或“加倍的平正”）的意思。又如“包余儿”条：“……余不念（yú），而念（yuán），读做‘包圆儿’。……”（第10页）既说“包圆儿”，何以还要用个不念 yú 而念 yuán 的“余”字？又如“扯累”条说：“扯累的扯，不念扯（chě）的本音，念 chí，音同池。”（第23页）何不干脆就写成“池累”呢？又如“肮刺不脏（āng lā bù zāng）”条说：“读成北京话便是（ā lā bā zā）……”（第2页）；“寻觅（xún mì）”条说：“在北京话里寻觅这两个字念 xué mō。”（第180页）北京话是“ā lā bā zā”“xué mō”（mō 这个音不一定对，好像该是轻声的 mo），为什么不用北京音来标注条目，只在注文里说明？而标注的却是“āng lā bù zāng”“xún mì”这样的音，这样的音又是什么地方的音？以上所举的几条都像是凑合意义在字典里找字而不敢直接采用借用字，虽然编者本人也反对这么做。另外，“哎（ǎn）”条说：“ǎn 也可以念 nǎn。”（第2页）ǎn 只能念 ǎn，不可以念 nǎn；只能说“哎”也可以念 nǎn。“哎”条似乎应以 nǎn 音为主，“腿着（tuǐ zhe）”条（第165页）的“腿”似乎也可以儿化。

不能自圆其说，有失照应的地方也不少。比方编者虽然批评“学者”过去记口语要在字典里找字，不敢直接采用借用字^①，可是《语汇》的第二条“āi lā bā sāi”这个条目就一个借用字也没有采用！编者说：“lā bā 当然是副词 [按：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当然是副

① 《编写人的话》，《北京话语汇》，第3~4页。

词], bā sāi 还没找到适当的汉字。”(第1页)其实岂止 bā sāi 还没找到适当的汉字,就是 āi lā 编者也没有用汉字写下来。又如“八下里去了”条说:“这个语汇的八字,按照北京话发音规律,也是有两个读音的,一个念阴平 bā,读做巴,一个念阳平,读做拔。”(第6页)但是编者接下去又说:“……如果八字下面是去声,这个字必须读阳平,如八下(bá xià),八个(bá gè)。”(“八个”里的“个”一般说成轻声)前面说可以阴平阳平两读,后面又说必须读阳平,这两句话仅仅两行之隔,其欠照应竟至于此。又如“边式”条说:“捣持,另见捣持条。”(第13页)其实这本《语汇》里并没有“捣持”这个条目。又如:“四的”条说:“……的念第,也可以写做‘四适’,‘四至’。的念去声。”(第155页)“适”和“至”的音是什么?如果不念 dì,“四的”怎么能“也可以写做‘四适’‘四至’”呢?“的念第”和“的念去声”也嫌重复。

以上指出的一些缺点,只是我们翻检(没有从头到尾通读全书)时发现的;为了不多占篇幅,所见到的并没有全写出来。如果编写人编写时,或者编辑同志读稿时稍稍注意一下,这些缺点大概是不会出现的。这本《北京话语汇》要是重印,我们希望仔细修订全书的条目,同时建议把《编写人的话》尽量精简,但是对本书的体例倒应该多交代几句。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7月号)

近指指示词“這”的来源^{*}

近指指示词“這”字，现在见到的最早用例是寒山诗：“冬夏递互用，长年只這是。”^① 拾得诗：“不省這個意，修行徒苦辛。”^② 这个“這”在当时大概是一个新兴的口语词，因为寒山、拾得诗中还有沿用已久的近指指示词“此”和“斯”。“這”字用作近指指示词，是不是从寒山、拾得时代（7 世纪）才开始的，还不能肯定。再早的用例现在还没有发现。

“這”字在《玉篇》里音“宜箭切”，当“迎也”讲（第 10 卷，𠂔），《广韵》的音切和释义跟《玉篇》相同，只不过反切用字不一样（“鱼变切”，去声线韵）。郭忠恕在《佩觿》里说：“迎這之這为者回……其顺非有如此者。”这大概是因为字形相同，而认为指示词的“這”字就是借用这个动词的“這”字。后人也有主张这个说法的。其实这两个“這”字，除了形体相同之外，别无其他关联。

^{*} “這”字现在已简化作“这”。为便于讨论，本文仍用“這”字。

^① 《寒山子诗集》，四部丛刊影印建德周氏影宋本，15 页上。

^② 《寒山子诗集》，四部丛刊影印建德周氏影宋本，54 页上。